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 第三冊

先秦史研究論集（下）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三冊

先秦史研究



(下)

1377

大陸雜誌社編印

第三冊 先秦史研究論集（下）目錄

夏代諸帝所居攷	趙鐵寒	一
康庚與夏譯	楊君寶	二
殷代禮制的新舊兩派	董作賓	一二
殷代建築宗廟的隆重儀式	董作賓	一八
殷代的宮室及陵墓	董作賓	二一
殷代的奴隸生活	董作賓	二五
卜辭中的鬯與商	董作賓	二七
說殷商毫及成湯以後之五遷	董作賓	三二
卜辭中所見殷商宗廟及殷祭考	董作賓	三五
周初的絕對年代	董作賓	四二
周代兵制探源	董作賓	六〇
周禮中的兵制	董作賓	七一
晉國始封地望考	董作賓	八〇
晉之始封	董作賓	八九
山田統著者清茂譯石璋如	董作賓	九五
高去尋	董作賓	九九
趙鐵寒	董作賓	

先秦史研究論集（下） 目錄

二

太原辨	趙	鐵	寒	一〇六
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布及其源流	趙	鐵	寒	一一二
春秋齊魯邾小邾別記	陳	陳	陳	一二五
春秋衛莒二國別記	陳	陳	陳	一三一
春秋宋國別記	陳	陳	陳	一三四
春秋韓州鎔鄆四國別記	陳	陳	陳	一三六
春秋鄭國別記	陳	陳	陳	一四一
邢國遷徙攷	趙	鐵	寒	一四四
魏惠王徙都大梁年月攷	趙	鐵	寒	一五六
春秋時代之行人	黃	寶	餘	一六一
春秋時大夫作鐘說	王	恆	華	一六五
春秋曆追置兩閏正誤	吳	絳	實	一六七
春秋晉卜骨文字攷	董	宗	侗	一七二
讀春秋晉卜骨文字攷後記	李	作	賓	一七六
銅器的鑄法及其品類用途	蘇	鑿	輝	一七八
商周彝器銘文部位例略	董	鑿	如	二〇二
毛公鼎攷年	石	鑿	賓	二〇六
毛公鼎釋文註譯	董	作	賓	二〇六

就李聖時代	高鴻緒	二一三
石鼓的時代文辭及其字體	平	二一五
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說	戴君仁	二一六
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說補正	唐國香	二二二
論長沙出土之鉛書	蘇登輝	二二四
古竹簡在文書方面之使用	黃作賓	二二七
中國文字書寫工具探源	陳耀輝	二三二
古代中原役象說	蘇知樸	二三六
中國古代的收繼婚	杜雲輝	二四七
從周禮中推測遠古的婦女工作	李建民	二五〇
中国古代殉葬說	許倬雲	二五四
田祭歧說釋義	陳建民	二五八
論秦以前的賜姓制度	楊希健	二六六
漢族的姓氏與「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	黃影健	二七〇
先秦藝術與環境	宣建平	二八九

夏代諸帝所居考

趙 錢 寒

夏后氏本國四三年間，凡易其都，略考如下：

禹居陽城、平陽、晉陽、安邑。

陽城在今山西翼城。平陽與晉陽為一地，在今臨汾縣。安邑之禹

都即翼城，在今平陸北五十里之虞山。

孟子萬章上云：「禹崩，三年之喪畢，禹還葬之于陽城。」漢

書地理志注，臣贊（按豫布詳贊、于贊、傅贊諸說，議論未決，本

大仍其舊稱。）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後漢

書郡國志注鄭劭曰：「汲冢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後漢

書地理志影響，皆於汲郡求之，惟清陳述衡於所著竹書紀年集證中，主張

乃濩澤之陽城，以為禹舜皆都河東，禹不應在河南。近人丁山以卜辭

與金文成湯之湯皆作唐堯之，陽亦可作唐，此陽城當即唐叔所封之唐

城，亦即左定四年傳載衛子魚之言：「周公相王室，尹天下……分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故，闢闢洁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語，

而封以夏虛，啓以夏政，禮以我素。」者是也。叔虞所封之唐，自漢

以來，多主在太原晉陽縣，漢書地理志，太原原陽縣注云：「故許唐

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在，東入汾。」而臣贊曰：「所

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顏師古以為「脣說是也。」永

安後漢縣，在今山西霍縣，與遠在太原之晉陽無涉。又考此義太史

公與服虔已發之於先，史記周本紀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服

氏則以為左定四年傳所謂「命以唐語」，針以夏虛之大夏，在汾澮之

間，按汾水出其城東南澮山下，西流入新绛界於汾，「在汾澮之

間」與「河汾之東方百里」者，大體相同，與贊及師古說，雖地望

不符，而方位一致。師古而外，唐人更有確指在絳州翼城县者，（史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县二十里，即禹荀子所

封。」又元和郡縣志亦主翼城說。）唐高祖以太原留後，起於晉陽，

建國曰唐，唐人於古唐何在，當必詳考，不致持以輕心，而輕持古，

張守節、與括地志，同指古唐不在於太原晉陽，其說自屬可信。其為晉陽，古籍之名平水為晉水者，即以其陽之城為晉陽；名晉水為平水者，則名其城為平陽，二名實即一地，總在今之臨汾（漢書地理志，汾縣南，即趙世家與戰國策所云之晉陽，而後世乃以今太原晉陽繼之，所謂差之毫厘者也。）禹所都之平陽（或晉陽，實今臨汾一地也。）

安邑，在今山西夏縣北，漢置，本魏郡，地理志注云：「魏滅自魏徙此。」而不云禹都。按舜都大陽，史記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虞之後，得周章，已君於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

於周之北，故夏虞，是為虞仲。」集解引徐廣曰：「（夏虞）在河東大陽縣。」索隱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縣注云：「吳山在西，上大虞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吳虞同字，吳山虞城即虞山虞城。大陽唐改名平陸。元和新縣志云：「故虞城在平陸東北五十里，虞山之北。」太平寰宇記又云：「吳山谷謂虞城，在平陸縣北五十里。」水經河水注云：「河水東過大陽縣南，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虞山在平陸北五十里，虞城在虞山之北，再北數十里，即今之安邑。是世本所云，禹都或在安邑者，即所繼之虞都，其地實在今安邑縣東南數十里虞山之陰也。

太康、桀、居斟鄩。仲尼、少府，可能亦居之。

斟鄩在今河南鞏義。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臣瓊曰：「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桀亦居之。』」斟鄩之所以自史家多以今山東平度縣之漢平鄉縣說之，此蓋受虞助杜預之影響，虞仲遠於漢書地理志，北海平鄉縣下解之曰：「故舜尋，今斟鄩是也。」左翼四年傳，魏詩曰：「寒塞汎使流用師，滅斟鄩及斟尋氏。」杜侯南注之云：「北海平鄉縣東南有斟亭。」蓋聚落之說也。又史記夏本紀宋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故有……斟鄩氏。」集解引張良地理記亦云：「濟南平鄉縣，其地即古斟鄩國。」而臣瓊於平鄉縣注獨曰：「斟亭在河南，不在北。」於是有商周北鄙之稱焉。又有斟城，蓋周大夫斟之舊邑也。張良地理記云：「斟亭色，在聚落，大周大夫食采者以為氏。」史記張良傳正義引括地圖云：「溫泉水即尊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又云：「故斟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以上斟陘、杜預、徐廣、郭道元、魏王泰五說相合，明斟鄩在於儀師鞏縣之間，而不北海之平鄉。

臣瓊引汲郡古文，及水經巨洋水注，皆云桀居於斟鄩，齊更引異起對魏武侯之言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淮南子高誦注引說苑云：「桀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臣瓊所引，不明出處，今行世士禮居黃氏復刻川娘氏本戰國策魏襄王作「夏桀之居，左天門之陰，而右天雞之陽，居南之北，伊洛出其南。」依古說地望言之，「太康居斟鄩，桀亦居之。」自屬可信。

時商頌長發云：「韋顓既伐，昆吾夏桀。」王國維說亮曰：「昆吾之虛，地在衛國，左傳世本，說當可據。（按左哀十七年傳云：「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披髮北面而裸曰：『登此昆吾之虛！』」）杜注云：「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此並據後漢書郡志「濮陽古昆吾國。」為說者。（按左哀十七年傳云：「伊闕白鳥，有青鳥白鳥之津，史記相國世家，謂之閼澤，是韋與昆吾爲鄰邦。」）按水經注引說苑云：「濮水又東流逕莘城南，即白鳥縣之韋鄉也。」王氏又曰：「韋，漢書古今人表作故，與昆吾鄰鄉，均以為己姓之國，帝丘有戎州己氏，而皋國蒙薄之北，漢亦置己氏縣，疑居

當在昆吾之南，蒙蕩之北。」（觀堂集林卷十二）殷虛卜辭有：「癸亥卜，黃貞，王旬亡咈。在九月，正人方，左鹿彝。」（前二卷六頁）又「癸亥，王卜貞亡咈，在九月，王正人方，在鹿。」（林一卷九頁）鹿即頤，又作故。史記常陽於頤叔古羅漢書古今人表，故即頤國之下，引後漢書郡國志云：「顧左東都鹿邑縣北，今曰城東，春秋襄十一年，公及齊侯盟於頤，即是城也。」按漢志云：「顧城在東南境，而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舊五史郡縣志云：「顧城在濮陽縣東二十八里。」當即古顧國地。王靜安說在昆吾（今河北濮陽縣）之南，其實居昆吾之東而非南也。

湯伐夏，起師於商丘，湯之所居，王國說毫，以為在北毫，即漢山陽郡薄縣，在今山東東平縣。其說不確。今從董作賓先生說以商丘為是。北距顧國所在之范縣二百餘里，西北距昆吾所在之濮陽，與莘國所在之滑縣，近二百里，而距崇都之斟鄩五百餘里，蓋乘勝耳。

顧、昆吾滅，然後密須。

崇居斟鄩又一證據，出於戰國策，魏策有云：「□獻書秦王曰：『……王不聞湯之伐桀乎？撫之弱猶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此宜須氏，當即鄭州西南之密縣。湯將伐崇，先以力弱之密須小試牛刀，勝之，然後服桀，明密之地望，於崇居必不遠。以前作斟鄩所在當之，若合符節。少康起於踰，左虞元年傳，戴良貞之言云：「（少康）逆滅過父，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據此，少康中興後，自當還都於太康所居之斟鄩，但亦有主還都於安邑者，兩者均無確證，併存之待考。

后相居帝丘，又居斟鄩。

帝丘在今河北濮陽縣。斟鄩在今山東東平縣。

太誓覽八才引竹書紀年云：「后相即位居商丘。」漢書地理志注引汲郡古文云：「相居斟鄩。」（水經巨洋水注及路史後紀十三同。）通鑑地理通釋卷四云：「商丘當作帝丘。」又御覽引世本云：「相徙商丘，本斟鄩之處。」而左僖三十一年傳云：「狄圍衛，衛迫於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斧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歛其祀，祀則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此文猶引汲郡古文，謂之葬之跡也。故城，在濮陽縣之丘，故曰帝丘。」又左昭十七年傳云：「御覽之處也，故為帝丘。」御覽所引竹書世本外，皆作帝丘，依左襄元年傳：「昔溫流殺斟鄩（今山東濟寧縣），伐斟鄩，滅夏后相，廟廟公從，有三女奔之，崇王灭密（出竹書通語，史記本末）。左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故。」漢書地理志注，自當以居帝丘為正。古籍又有調合商丘帝丘兩說，以致治繆愈棼，不能自圓其說者，如水經賦水河注云：「河水舊東流，經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丘墳之處，昔斟鄩自窮而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或作鄩。」杜注云：「新城與密，今濟陽密縣，實新密而輕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崇祖祭其罪以告諸侯。」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縣下，鄭古曰：「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國新密者也。」

此名新密，起於春秋，新密自係對舊密而言，文王所伐之密雖舊，但遠在西方數千里外之安定郡，上古由中州至關西跨國數十，此新密當無與安定之密對稱之理，故係由湯伐崇先試之密孽生而來者，此東方之密須，必在新密鄰近，而西北距崇居之斟鄩不足百里，湯伐密既勝，以此還都，朝發夕至，故云：「得密須氏，所以服桀」也。

今本竹書紀年有云：「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王靜安辨本，置而不論。孔氏書疏云：「昇立仲康，居斟鄩。」當即今本竹書所本。其說別無佐證，存疑而已。

少康起於踰，左虞元年傳，戴良貞之言云：「（少康）逆滅過父，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據此，少康中興後，自當還都於太康所居之斟鄩，但亦有主還都於安邑者，兩者均無確證，併存之待考。

土，故有此失，而陳夢家之後，竟以此為武瞞夏世即商世之一證，不知其誤乃至千里也。

斟灌，說者多依左傳杜注：「樂安壽光縣有灌亭。」一北海平壽縣南有斟亭。」於魯東求之，忽略其處云：「杜地名言有者，皆是故辭。」有斟亭，有斟亭云云，是否即為斟灌，杜氏本不自信，而樂史太平寰宇記從之云：「斟灌亭，亦名東壽光。」實不足信。臣嘗曰：

「相居斟灌，東都灌是也。」時賢丁山云：「山東省觀城縣，於漢為觀縣，今按地理志作斟觀，不詳名號。」屬東郡，應劭地理志注云：「夏有觀扈。」是今觀城，即有夏觀扈之虛也。觀灌同詩襲祭字，可通用，爾雅釋木，「木本生為灌。」洪武五行傳則云：「地上之木為觀。」是觀扈之觀，即后相所居之斟灌。」（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丁氏之說，以東都觀縣為淮縣，與臣嘗說正合。

按左昭元年傳，亦引《左氏》之語，杜注云：「觀國，今領河內濮縣。」衛本漢東郡畔觀縣，光武帝更名曰衛縣，即今觀城縣之所在。再以左襄五年傳，與哀元年傳，記少康之與夏桀，在今魯豫之交，不容斟灌忽而遠去千里外之魯東也。

帝寧居原，遷於老丘。
原在河南濟源縣。老丘在今河南济源縣。
御覽八十二引古本竹書紀年云：「帝寧居原，遷於老丘。」原周伯國，克商後以周文王之子者。左隱十一年傳云：「王（即周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淮、原、堵、樊、澨、滑、莘、陳、豫。」又傳二十四年傳王子孚之亂曰：「牧，精故太子奉之，周師伐周，獲周公、忌父、原伯、光伯、富辰。」傳二十五年傳，又記晉文公勤王，由祀復尊王於王城，王後之，「與之陽樊、溫、原、滑、茅之田，番於是始啓南陽。」其下敍周原國，守三日之傳，述一舍而原降，遷原伯實於異，以趙衰為原大夫。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原在豫州濟源縣西北二十里。」漢書地理志河內郡轵縣注，孟康曰：「原鄉文公所圖是也。」史記列傳正義云：「（原）在豫州濟源縣南三十里。」轵淇縣，隋唐書，唐屬濟源縣，而原在淇水北岸之縣，其地名「原」，無平於此者，顧帝寧居原，竹書以外，無他依據，惟閩越晉語皆係國陽樊事，可以參驗，其言曰：「晉侯因陽樊，僕萬呼曰：『陽人來禪君德，而未敢

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詞典，有周室之師舉，與仲之官守焉。」（此事左僖二十五年傳記之云：「陽樊不服，國之，僕萬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宣吾不敗服也。此誰非王之觀扈，其僕之也？』」）乃出其民。」不如閩越之詳略。按陽樊亦在今濟源縣，今名皮城。再考僕萬之言曰：「陽人有夏商之詞典。」所云商者，當即指史記版本紀祖乙遷於邢（尚書序作啟王國辟，辟其肆是。）而言，邢即王國辟轉後氏古文尚書無異引說文：「邢，鄭地有邢亭。」又引說文形字下云：「邢近河內濮。」明非冀州邢臺，疑此邢由邢字形似而說者。若然則近河內濮，或即左宜六年傳「赤狄伐晉，圍邢丘。」之邢丘。懷今河南沁陽縣，邢丘在今溫縣，均與濟源比鄰，相去不過四十里，故僕萬云云。其所云夏者，當即指帝寧居原而言。

古董鑄，可能其時夏商之發，猶有居於原鄉，以庚其祀者，故倉葛得以報稱有辭以發公云：「鄭平遠敗宋師於老邱。」杜預注，老邱，宋地，而不能確指。大清一統志云：「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里有老邱城。」按陳留東南五十里為杞，即古杞國，史記周本紀稱，武王克殷後封大禹之後於杞。（殷侯國亦有杞，卜辭中曾三見之，稱杞侯，源流不詳。）是楚封武庚於殷，微子於宋，箕子於朝鮮，（故朝鮮或即詩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載之歲。）各以其故國，則杞之封，或即以其帝寧之故都故。

胤甲居西河

西河，不能確指，疑在晉南汾河之西，或據北黃河之西。
外紀引竹書紀年。御覽八引別作「河西」。古河西有三說，皆在戰國地，汲冢竹書，魏史官所記，故胤甲所居，可以據地求其所在。其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子夏居西河，正義云：「西河郡，今汾州也。」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又引括地志與水經注，歲汾州厔縣北四十里有臨泉山，其山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為于夏石室，有上古神祠，云云。靈闕亦謂：「在河東郡之西界，並龍門。」其二：隋開皇地理云：「安陽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以趙魏多傷，在齊魯郡之西，故呼河西。」其三：禮記檀弓云：「子

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鄭玄注云：「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呂氏春秋仲冬紀見長篇云：「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曰：『君知我而使我不服，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有問西河導入秦。是印孟子梁惠王上，惠王自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此西河亦作河西，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據河西之地。」御覽四所引亦作「麻甲居河西」。據合以上三說，疑魏地三稱河西者，其河指汾水與黃河而言，河東汾

州城，汾河之西；同州華陰一帶，與安陽則黃河之西也。隋國璫所云：「在齊魯豫之西，故稱河西。」其語不倫，可置不論。有夏諸帝所居，不外晉豫之地，（帝堯之陵在於殺。左傳二十三年傳，記秦師襲鄭，宋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吾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殺在今河南洛寧縣，死葬於殺，生居豫，不可考，當必不遠。）麻甲之居，無據獨至於同州，疑其所居河西者，即汾州附近，其次亦當在安陽一帶。丁山以為麻甲所居之西河，即魏世家所云之河西，其說與本文管窪者不同，有待於考究。

（原載大陸雜誌第九卷第一〇期）

廉庚與夏諱

楊君實

我國歷代研究名諱之著述甚多，屬於專門研究者首推陳援菴先生之《史諱舉例》，陳氏於其序言中所論避諱曾云：

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坐二千年。

以爲諱起於周，爲我國特有之風俗，余曾就諱之起源加以探究，發見乎於周代以前，我國特有之風俗，且避諱可大別爲二類：

一、避生人名

或有稱生人之名爲諱者，如日知錄云：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矣，固引孝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者，以爲西漢已如此，荀子劉衡等上言聖諱豫親，許慎等上言，名諱昭著，學者高韻說，范伯仲恂率乎道，名諱未嘗徑於官署，東晉勸農賦，場功舉，租輸至，祿社長，台閣師，條牘所領，注列名諱。」

又如三國志魏志：

甘露二十五年六月，太后詔曰：「古者人君之名字，雖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

常道鄉公名爲「諱」，因此由上所述知避生人名、死人諱均可稱爲避諱。

論者既多謂我國避諱之風起源最早不過始於周代，則夏、商二代是否有諱實爲一有趣之課題，商代自上甲以來各王皆以日干爲號，關善常道鄉公名爲「諱」，因此由上所述知避生人名、死人諱均可稱爲避諱。

論者既多謂我國避諱之風起源最早不過始於周代，則夏、商二代是否有諱實爲一有趣之課題，商代自上甲以來各王皆以日干爲號，關善常道鄉公名爲「諱」，因此由上所述知避生人名、死人諱均可稱爲避諱。

當其祭先公先王時，其所祭之王公，既當契於甲骨，復當謹諸

口錄，如不能直斥其名，其將何以識別？於是而有日干之號之追命，蓋祖甲、父乙云者，乃祖日甲、父日乙云云之簡稱，意謂祖之生日爲甲，父之生日爲乙……即以此日，以代祖若父之名也。

(a) 史記殷本紀索隱引謝周釋上甲微云：

死稱廟主曰甲也。

(b) 史記殷本紀索隱釋成湯又引熊周云：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

湯故曰天乙。

(c) 王靜菴云：（觀堂9·7）

殷人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

(d) 商王廟號考云：

廟名和祭日之間的關係甚要，廟名即祭名，而祭名者，某一日。

先生在祀譜中，規定於那一個天干日致祭，即以該日爲其廟名。

(e) 死日說

商人以十日爲名中云：

商人以死日稱廟主

屈翼鷗先生於《諱法溫陽於殷代論》中从生日說；陳夢家於《商王廟號考中則主張祭名說；董作賓師於論人以十日爲名中主張死日說，漢末誰用則主張廟主說。以上數說雖不盡相同，然其主張商王以日干爲號非本名，乃死後所追命者則一也。屈先生論殷人避諱之俗云：

蓋殷人已有避諱之俗，就卜辭驗之，爾時已知直斥專長之名爲不敬。卜辭中，凡貞人之卜問，或吏官之簽署皆自記其名。而文及王者，則有「王固曰」、「臣王事」以及「王由」於某所，

「王步」於其所等解。從無一語斥王名者。王之自言則稱余，而其於侯伯、於臣工、於婦女，則無不直斥其名。尋春生時，呼之曰祖，曰父，對面相稱呼，自無不便，及其死也，吉祖則有高曾，言父則有諸父，但曰祖曰父，則混而無別，然則當其祭先公先王時，其所祭之王公，既當契於甲骨，復當歷諸口語，如不能直斥其名，將何以識別？於是而有日干之號之追命。蓋祖甲、父乙云者，乃祖日甲，父日乙云之簡稱，意謂祖之生日為甲，父之生日為乙……即以此日，以代祖若父之名耳。祖若父等稱謂之下，甲若乙等日干之上，復以日字者，彝辭數中數見之。

由此知殷人非但有追命先王以日干為號之俗，且已有避諱之風。

陳夢家商王廟號考一文从祭名說，對王靜菴祭名說作進一步解釋。

廟名即祭名，而祭名者，某一先王在祀譜中規定於那一個天干。

日故祭，即以該日為其廟名。殷人每祭祀先王一周，恰為一年，故曰「周祭」，商王廟號考由周祭祀解釋周祭先王，先妣之次序：主要是依了「及位」、「死亡」和「啟祭」的次序而分先後的。

殷代諸王死後，既皆有日干之號，然諸王生時是否皆有其私名，王靜菴先生於殷禮徵文中皆云：

然則商人甲乙之號，蓋專為祭祀而設，以甲日生者祭以甲日，

因號之曰上甲、曰太甲、曰河豐甲、曰沃甲、曰羊甲、曰且

（祖）甲。以乙日生者祭以乙日，因號之曰報乙、曰太乙、曰

且（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蓋出于孫所稱，而非

父母所名矣。上甲之名曰微，太乙之自稱曰：「予小子胤」。

周人之稱辛曰：「商王受、曰受德」。

名，而甲乙等號自係後人所稱，而甲乙上所冠諸字號上，曰大

（太）、曰小、曰且（祖）、曰帝尤為後世所稱之證矣。

王靜菴雖未能證實殷人有避諱之風，然已可證明日干之號為後人所追命者，王氏且推測各王皆自有名；屈翼鷗先生更進而指出商王及大

臣、小臣、貞人、史官生時皆不以日干為名，惟巫咸（或或作成）祖己似為例外，然屈先生曾對此二名有所解釋：

「祖己即孝己，為祖庚之兄（說詳吳昌碩盡書契解話第一二三條，原文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五卷一期。），祖己之號乃被祀

時之稱謂，實由後人所追命，此由己上冠以祖字證之，即不待

煩言而解，巫咸當是卜解之咸成，其稱謂也見於卜祀之辭，亦

必後世所追命。

今更由古籍之記載證明，殷代各王皆有奉名，且無同名者，茲將殷商自天乙湯以來，諸王本名列表於下：（本表依董作賓《殷代王室世系圖表》排列，各王以日干為號，下附注本名，加括號者，見太平御覽所引竹書紀年，各有「」號者，見今本竹書紀年。）

天乙（殷） 太丁——太甲（至）——太庚（辟）——太戊（密）

外丙（勝） 外壬（勝） 仲壬（庸）

仲丁（莊）——祖乙（勝）——祖辛（旦）——祖丁（新）

外壬（登） 祖甲（癸）——庚丁（置）

祖庚（昧）——庚辛（元） 小甲（高）

沃丁（鉤） 祖己（倍）

沃甲（瞻）——武丁（昭） 小乙（微）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甲（微）——祖辛（微）——祖庚（昧）

祖乙（微）——祖辛（微）——祖庚（昧）

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卜辭既不見上甲以來諸先王私名，而上甲至主癸代日干，又爲大己所追命與屈翼鵠先生代有避諱之俗論相符合。故代避諱之風已如此之盛，夏代是否也有此俗？三代中以用代文獻較多，夏殷兩代文獻缺乏，故孔子曾有：「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之歎，然至近世因殷虛之考古發掘，已有大批殷代地下史料發現，五十餘年來，研究商史者已有顯著成績，至夏代則因考古家尚未發現遺址，文獻闕乏，然於質之之史料中，尚能尋得當時避諱之路象。

史記本紀索引燃周語云：「夏後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可知夏殷兩代，有關避諱及死後稱廟主之風，爲一脉相承者，避諱固不自殷始也。王靜菴於殷商制度論中云：

世若殷甲、若殷癸，始以日爲名，而殷人承之矣。直言殷人以日干爲號之習俗乃相承自夏代。據史記夏本紀，世本、今本竹書紀年、史記正義續納得夏代王室系如下：

（《詩》、《見夏本紀》）——子（子孫、孫、見史記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仲（仲孫、仲孫、見史記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孫（孫孫、孫孫、見史記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孫（孫孫、孫孫、見史記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孫（孫孫、孫孫、見史記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

（《詩》、《見夏本紀》）

以上共十七君十四世，世本云：「帝堯生發及學」。夏本紀及古本竹書紀年云：「發生堯」，姑從古本竹書紀年說。前文已論及夏末三王胤甲、孔甲、履癸皆有本名，依王氏推論，日干命名之俗乃夏殷相承者，如此段人既追命先王以日干之號之習，則夏代諸王日干之號也必爲後人所追命，殷代先王自上甲微以來皆有日干之號，是否上甲微以來即有追命先王以日干之號之俗，抑上甲以來六世先王日干之號爲太乙漢一次所追命不盡斷言，然上甲以來先王已有日干之號則爲事實，然則夏季三王（胤甲、孔甲、履癸）以前諸王也未必無日干之號，惟因夏代文獻不足，故尚未能發見，夏初均屬可疑，如帝寧之「寧」，甲骨文作「丁」，與丁字之作「口」，甚多上古文字，雖無日干之號之記載，然太康、仲康、少康、帝寧諸王之名事後日久竹木破舊，則多縱紋外露，若值「口」字「丁」上下方恰有下兩小橫劃，則多縱紋外露，若值「口」字「丁」上下方恰有二小橫劃，則後世傳訛遂易誤爲「宁」（宁）字，後世遂誤爲宁字，進而有伯、子、杼等字之繁衍，雖不能據此而言「帝宁」爲「帝丁」之號，然不免有此疑惑也。太康、仲康、少康，何故均以康字爲名，前人已有論之者，顧諸記、晉書載於夏史三論中對此三康根本加以懷疑，以爲雖啓之分化，以爲少康原名爲與啓後復之名，又以爲少康之名，又以爲少康中興故事者有仍二女，與有虞二妃有關，又以爲唐叔公之長衛姬，少康母即有仍二女之前身，又疑從晉書公之驪戎二女而來，以上種種推測均根據一點，即少康中興故事不見於夏本紀，也不見於書序，證明西漢本、東漢初尚無此種傳說。姑不論此種懷疑是不可信，以三康本身而言，似乎與夏代其他諸王名字有異，如崔述於夏史考證錄卷二云：

古往之後嗣見於傳記者，曰啓、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似號，不知二后何故獨以號號者。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不似號，不知二字何故獨以號號者。且太康夫固，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號爲康也？仲康見於史記，當也不詳，何故亦沿康號，而以仲別之？

崔氏錄三康之「康」皆不似名而似號，顧、童兩氏循舊迷之疑問「爲

何暨否不同，而皆號爲康？」於夏史三論中對「康」字之意義曲意求解云：

要解答這個疑問，我們首先應該知道「康」字的意義。「康」這一個字在古書裏有好壞兩面的意思，好的康字如：「譽聲康」；「惟喜共康」，洪範：「平康正直」，康詔：「用康乃心」；詩，周頌：「文王康之」等都是。這個康字是安穩平正的德思。壞的康字如：書、盤庚：「無傲從康」。康詔：「無康好造謠」。詩、唐風：「無已太康」。周頌：「成王不敢康」。和墨子：「啓乃淫溢康樂」。楚辭：「夏康娛以自縱」。「日康娛以自忘」。《日康娛以淫遊》等都是。這個康字是淫樂的意思。周康王政治極「康」是好的康。齊康公好樂號「康」，宋康王歡慢號「康」便屬於壞的康字了。太康、仲康、少康在名字上是連接的；要壞也便壞，他們都是壞的後人，他們的康恐怕是紹述祖德罷！大概三康本都是「淫溢康樂」的腳色，所以都以康號，實則三康都是淫溢康樂的腳色，所以都以康號，實則三康之同號爲「康」，非但似號，且三康上冠有太、仲、少，與後王日干之號上所冠者相同，太、仲（中）、少（小）等字於殷代諸王日干之號中屢見不鮮，如太丁、仲丁、太甲、小甲、太庚、中丁、小辛皆爲其例，依王靜菴先生之見解，商代諸王日干之號之上有此種冠字，可爲後世追命之證，王先生於殷禮徵文中論殷王日干之號之上所冠字云：

……而甲乙上所冠字曰上、曰太、曰小、曰祖、曰帝尤爲後世追稱之證矣。

三康既爲號，其上又冠有太、仲（中）、少（小）等字，因疑此三康爲死後後人所追命之號，夏殷諸王生稱王，死稱廟主之俗爲一脉相承，前人已述及之，而殷代諸王死後所追命之號皆爲日干，無一例外，上溯至夏之季世又有胤甲、孔甲、履癸等均爲日干之號，如此三康既可能爲後世追命之號，依夏宋及殷代追命先王以日干之號之慣例推之，康字似可能爲日干「庚」之誤。

據本紀有庚丁，卜辭無之，而另有康丁，羅叔言先生於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康祖丁條加以考釋云：

史記作庚丁，爲康丁之譌，商人以日爲名，無一人兼用兩日者，又卜辭曰：「甲辰卜貞王害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丙、丁」。其文中前已有祖丁，後又有康祖丁，以商之世次推之，且甲之後，武乙之前爲庚丁，則康且丁者，非且丁，乃康丁矣。

以爲史記殷本紀之「庚丁」即卜辭之「康丁」，康康二字本可互通。舞陽中云：

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兮，葬淫游以畋田兮，又好射乎豺狐，固蔽處其僻狹兮，彼又食夫厥家，掩鼻被服圍兮，繼歌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歌昔用夫頽願，夏祭之常違兮，乃進禹而遠殃兮，后半之頽

以上一節，各家注解不同。戴震居原誠注云：

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兮，葬淫游以畋田兮，又好射乎豺狐，固蔽處其僻狹兮，彼又食夫厥家，掩鼻被服圍兮，繼歌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歌昔用夫頽願，夏祭之常違兮，乃進禹而遠殃兮，后半之頽

法後王。

其注釋「日康娛以自縱」句則云：

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

以爲「夏康娛以自縱」，與其下「日康娛以自忘兮」及「日康娛以淫游」，均爲康娛二字連文。

王達注則云：

夏康、啓子太康也。

五子之歌書序云：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以爲夏康即太康，朱子楚辭集注於「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下注云：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九辨、九歌禹聲也，言

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繼綏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爲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號，樂也，繼，故也，圖，謀也，五子，大康兄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以淫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于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術，言闕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爲典言之，故所言皆與以後事也。

而於「日康娛而自忘兮，厥用夫頌頌」一句朱子既云：「啓九辨與九歌，每句以下，皆比而賦也」，依各句所敍時代排列，曰康應爲少康，而朱子則釋爲：

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干子少康所誅。

朱子亦以此句解作少康殺逆之故事，然釋「康」爲安，釋「日康」爲追日作淫樂，如此則本文中已無「少康」之記載，何又云「少康」所誅？蓋「日康」本應稱爲「少康」，因屈原稱之爲「日康」，朱子未盡述云其爲「少康」也。楚辭天問云：

惟虺在戶，而館同巢止，何求於達？何少康逐夫，而觸陰陽首，女歧競棠，

朱子注云：

逸，彼之子也，舊說訛無義，淫虐其婦，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火迷惑，遂擊殺後，而斷其頭，顙倒也，僵，僵也，女歧，淫嬪也，言女歧與淫慾俱爲之縱容，於是共舍而宿止也，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滌因斷之，故言首不知何據。

王逸注云：

有尾，澆國名也……少康……攻殺澆滅有尾民。

戴震原賦注云：

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火迷惑，遂擊殺後，而斷其頭。各家均以爲此說非是，乃竝述少康殺後故事，觀其所殺後，澆侯其嫂，與「少康逐夫，而觸陰陽首」，與難怪之「澆身被縛圍困者，微歎而不忍，日康媒而自忘兮，康首用夫觸頸」。一句相較，意義完全相得合，且朱

子也釋難舉此兩句，爲少康殺後故事，特未敢明言。「日康」爲少康耳，如能依文字學推斷康即庚，則日康即日庚，爲祖日庚之省稱，蓋即少康也，以天開少康句證之，知其不疑，考之殷代諸王死後所追命之號，無一非日干者，且常冠以祖日某之「日」字，此日康依推論既爲少康，又冠有日字，證明必係「祖日庚」，殷用兩代稱先祖爲祖日某之例甚多，如：

商勾兵：大且日己、且日丁、且日庚、且日丁、且日己

又且日乙、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

又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丙

宴樂：宴用作狀父考日己寶樂（三代吉金文存卷八）

商鼎：許用作父乙日己寶樂。（同上卷四）

日辛尊：用作公日辛寶尊（據吉錄金文卷二之二）

婦闔闢：婦闔作女姑日癸寶闢（三代吉金文存卷五）

季日卣：用作季日乙寶（據吉錄金文卷二之二）

叔白：用作父考日乙寶尊（二）

虎紋：用作虎刺考日庚寶鏡。

匡卣：用作父考日丁寶壺。

體盤：用作父考日丁陳盤。

如能於文字學中求得康庚相互間通假之關係，則三康即太康、仲庚、少康，兄弟、祖孫同號，觀諸殷代王室世系此種例證，數見不一見如：

至日干之號相同，且順序冠有大（太）、中（仲）、小（少）之商王如：

大甲——中丁——小丁（祖丁）

大乙——中宗祖乙——小乙

日辛——小辛

最後擬就文字學觀點推求康庚二字之間關係，段注說文：

籀、籀之皮也，从火、米，庚聲。段氏注云：

毛刻作康諾，今正苦悶切，十部。

段氏以爲毛刺鷄皮爲康，釋例據字條下云：

稚鼎文皆作^𦥑，碑山盤聲之而作^𦥑，漢隸及正書

皆作康，是知即米形，趙絕書曰：「康名有米，覆之以度。」

是也，說正從米形，越絕書曰：「康名有米，覆之以度。」

爲或，可也……小篆康字从米，而舞舞聲字最多，其作^𦥑者，上象鳥形，下從^𦥑，以三點象米，或作^𦥑，則以兩點象

米，蓋米形只可以點象之，而積點不可以成文，此其所以作^𦥑、

小篆變而達之耳，彝字有所附麗，不志人不知其爲米，故以點

象之，唐字亦有所附麗，而三點兩點，不能成文，故作四點。

使之左右匹配，猶之^𦥑字，外象白形，中象米形，其父正與康

字同也……傳說文此例甚少，後人昧焉，遂改爲^𦥑，小徐

又改正文，此重點訛誤也，今當改復之曰：「^𦥑，康之皮

也，從米，從^𦥑，古文字云：「^𦥑，康之皮。」

以上所引以爲^𦥑字以點象米形。殷盛文字云：

說文解字：「^𦥑，康皮也，或者作^𦥑，此字與許書或體略同，

無定形，侯康鼎作^𦥑，伊懿作^𦥑，同此，今隸作康，尚得

古文遺意矣。」

意謂^𦥑非米，所

之^𦥑象康之碎屑之形，故作^𦥑或^𦥑，無定形，

殷虛文字所收甲骨文^𦥑字：

殷鑄上第四策

卷一第十二策

說文解字度字條注云：

莊子庚晏子史記作尤晏子，可徵度字古通陽韻。

度音相近，同在陽韻〔説文補造：「^𦥑……古音在陽度部內……」〕，由字形而言，古籀所收金文度字作：

度音相近，古音在陽度部內……

殷代禮制的新舊兩派

甲骨學五十年（十二）

從甲骨文字研究出來，殷周遷殷，以至商辛之亡，二百七十三年間問題，過了政治上、禮制上四次大的流動，所謂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互為仇敵，很難說有新舊兩派之爭。這斷代研究而進一步研究的成果，是最後十年對於一個新貢獻。這不但使舊史料中所找不到的，也是研究新史料者所夢想不到的。

本來，現今可見的上古史料，實在太貧乏，「以殷代而論，孔子曾記殷本紀所用的史料，就是那以頌、契等，成湯以來，采於詩書」記六百二十九年之久的一個朝代，寫成一篇不到三千字的文章。詩書以外，如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及周秦諸子，漢人戴記，偶然有關於殷商時代故事的紀錄，也都是零星片段，異常簡略。由商代而上之，時代越古，流傳下來的史料，也就越少。

五十年來的甲骨文字研究，現在可以說得門徑，也可以說是初登程途，全般整理與研究的工作，尚得有所待。近二十年，續衛對研究法，做實地分期研究工作，才覺得分為五期的辦法，猶甚粗疏。所謂「十個標準」之中，當時是以「貞人」為主餘的，而且祖庚祖甲兄弟，列為第二期，及至仔細研究之後，才發現了祖庚祖甲兩王的卜辭，「貞人」固多相同，而表現在卜辭中的用法、字形、祀典、事類，則大有差異，所以以前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二期，以後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一期。又當時以「貞人」是「卜問」，貞上的人名即代卜王來問第四期的卜辭中，有許多省去了「貞人」字，而只留下人名，原應列入第四期的卜辭中，有許多省去了「貞人」字，但又因為「稱謂」仍是「貞人」。（《說見本例四卷九期二九八章》）又因爲「稱謂」二字形」的關係，分期往往把第四期卜辭混入第一期。這都是最初分期研究的缺點，應該加以補正的。

由於據斷代分期實地研究的結果，發現了短短的二百七十三年間，殷代的禮制確有舊派與新派的不同。起初，這種觀察，是以兩派營法

的差異為依據的，後來又考驗一切禮制，皆有差異。此一觀察，乃打破斷代原分的五期，不能不進而作分別舊新兩派的研究。這舊新兩派的政治，又是互起互後的，將來之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回 梁山泊連環計
金瓶梅

第三階段

第四阶段 新派（恢復新制）
以下就这四個階段，分別加以申說：

一舊派與新派 現在以武丁為舊派代表，以祖甲為新派代表，
尚各見之。

武丁是遇殷以後殷代最煊赫的一位中興名王，他曾享

國五十九年，享壽到一百歲。他的時代，介於西周紀元前的十三、十四世紀之間（一三三九年壬寅至一二八一度子）。史記殷本紀記武丁較詳：

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于家
事，以觀國風。武丁更名于史卜，召曰克。以奉所見，凡五百史，

皆非也。于是通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险中。是時，說為晉
軍之參同，或曰：「以是則見利於晉，以是則見利於楚。」

靡，基于傳陰，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與之語，聚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陰姓之，號曰傳說。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瞿。祖己曰：「物饗，先修敬事。」丘甲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敏義，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子不可不憲。」

商得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嘻吁！王而扰民，罔非天维，孽祀母肇于崇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司馬遷所據的舊史料，前半是尚書說命篇；後半是高宗臘日篇。丁山作「新殷本紀一」，於武丁時史料，新舊兼採：

武丁舊祭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

七